

壮志歌

——东江纵队、两广纵队创作歌曲选



广东党史资料丛刊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深圳市东江纵队老战士联谊会《壮志歌》编委会

编

壮志歌

——东江纵队、两广纵队创作歌曲选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深圳市东江纵队老战士联谊会 编
《壮志歌》编委会

壮志歌

——东江纵队、两广纵队创作歌曲选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深圳市东江纵队老战士联谊会编
《壮志歌》编委会

*

《广东党史资料丛刊》编辑部出版
广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32开本 6.75印张 2插页 15万字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册
国内统一刊号：CN44—1006
定价6.00元

序*

黄文俞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过：有人以为，在抗日战争时期，广州、香港等大城市沦陷以后，广东便没有文艺。其实不然。广东文艺的中心是在东江纵队活动地区，在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希望研究广东文艺史者不要忽视这一点。现在摆在案头的手稿，都出自东纵文艺战士手笔，忆述了当时情景，就是为此提供了最实在的史料。

这支人民军队创建之初，曾经历过十分艰难困苦的时期，然而从那时起，就有抗日的、进步的、革命的文艺活动。到了1943年冬，东江纵队正式成立后，创建了以罗浮山区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文艺活动就蓬勃发展起来。东江南岸有“东流”剧团，“铁流”政工队，北岸有“拖拉机”政工队和鲁迅艺术宣传队，成为文艺战线的骨干队伍。其他以支队为单位的游击地区，文艺活动也相继兴起。日寇投降前夕，东纵奉中央命几次挥军北上，文艺活动也随之开展到粤北。这就形成一个特点：部队打到哪里，文艺活动开展到哪里。

从这部小册子中，人们看到：当时文艺活动的

主要形式是歌咏和戏剧。说到其它形式的文艺创作，由于斗争环境的限制，和服务对象的关系，专门家也无余暇去从事，所以数量较少，有所创作，也仅限于革命歌曲、多幕剧、独幕剧、以及活报和山歌，以供文艺团队演出之所需。但是，如果以此而对东江根据地的文艺加以忽视，认为无足挂齿，那就不敢苟同了；说得重一点，那是大错特错了。因为这些文艺，是为工农兵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文艺，是直接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再者，我们的文艺团队担负着发动群众，武装起来，打击敌人，减租减息，建立政权等庄严任务，而以开展文艺活动作先导。由此言之，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文艺，的确有如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所说的，是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并且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奋斗在文艺战线上的文艺战士的业绩，已写在东纵史册上。

这本小册子编辑于1992年，即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成书出版于1993年，即东江纵队成立50周年。此书的编辑、出版，就是东纵文艺战士为纪念“两个50年”献上的礼物。

1992年8月15日

* 这是《硝烟曲·东江纵队文艺工作掠影》的序，亦用作本书序言。
编者

战歌重唱忆当年

革命歌曲同革命人民、革命队伍、革命战争鱼水相依，骨肉相连。

当年，游击队开到哪里就把革命歌曲传到哪里。游击队开拔了，甚至离去几个月，几年，以至十多年，但革命的歌声依然在乡村、山寨、密林、岗岭上飘荡。那是游击队播下的火种，是乡亲对子弟兵的怀念和对胜利明天的向往。

革命歌曲又是革命部队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抗日战争年代里，战士们的口袋里，往往装着一本用土纸自制的小本儿，本子里都抄满了歌，多少战士学文化，就是从抄歌开始的。战士们还从“共产党领导真正确，人民军队真正多，打仗打得真不错……”、“当兵好，当兵好，当兵卫国把家保……”和“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阐明党的领导，军队的性质、宗旨、任务的歌声中提高政治觉悟，加深对一些基本政治常识的理解。像瞄准、掷手榴弹是战士的基本功一样，唱革命歌曲，无形中也成了战士们的必修课。

部队进了村子，当副中队长寻找宿营地，分配房子，事务长找灶头买山草的时候；当村干部动员群众借禾草、卸门板的时候，我们的队伍，往往排成班纵队，整整齐齐地坐在禾塘上，由文化教员指挥唱歌，或者排与排、班与班互相拉歌，歌声震撼着群山，歌声也告诉乡亲们子弟兵又回家来了！

这时候，嫂子姑娘们都倚在门边、坐在门坎上远远地欣赏战士们洪亮的歌声，青年小伙子、刁仔（儿童）则围在队伍周围听唱。雄纠纠、气昂昂引吭高歌的战士，一两年前，很多都象他们那样，也是围着部队唱歌的小伙子和刁仔。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我是被部队的歌唱进来的！”

游击队进了村，就挑水扫地，访贫问苦，调查、宣传，做群众工作，青年小伙、姑娘嫂子免不了拉你唱个歌，教个歌。哪有不会唱歌的游击队？唱不出歌来，哪象个有文化的军队？不是太丢游击队的脸了吗？

有一次，部队深夜开进一个村庄，担任护村的群众发现了人影便喊话：“谁？什么人？停止前进！”“我们是‘老模’。”① 黑夜里群众难辨真假，便说：“真是‘老模’就唱几支老模歌来听听。”部队只好轻声地唱了几首，群众放心了，高高兴兴地打开栅门迎接部队进村。

革命歌声，使敌人胆颤心惊。

在粤北，当国民党的特务在始兴县国民兵团一个由我地下党控制的中队，发现营房墙上贴有歌纸，有人曾在那里教过士兵唱《游击军歌》、《延安颂》，恐慌极了，立即拔出驳壳枪，勒令中队长马上交出共产党来。

1945年7月，我第三支队、第五支队一部，集中近千人拔除博罗公庄圩的土顽。队伍集结之后，战士们凑在一起，完全没有即将投入战斗那种紧张，倒象一起去赶集似的热闹，发起攻击之前，还象开联欢晚会那样，部队来了个歌曲大轮唱。这个中队唱完，另一个中队马上接上。“……钢刀插在敌胸膛……驱逐日寇逐强梁……”、“嘿，机关枪，嘿，机关枪，快把敌人齐打翻。”配合部队作战的民兵哪甘示

① 东纵前身之一，是“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群众昵称为“老模”。

弱，也唱起来：“嘿哟嘿，我们军民要合作，你在前边打，我在后面帮……”“阿三仔，唔使狂（慌），准备好，手榴弹……”气势磅礴的战歌，在岭岗、河畔、丘陵震天动地，构成了一个足以摧毁敌人精神堡垒的包围网，教敌人肝胆俱裂，丧魂落魄。攻击令一下，经过部队的勇猛冲击，顽强战斗，守敌全线崩溃。

我们革命的歌声，曾经响彻各类庆祝大会的会场，也曾经在追悼会上，哀悼光荣牺牲的烈士。1944年，在路西的一次战斗中，有一位战士光荣牺牲了。在一间昏暗的大祠堂里，全连战士整齐肃穆地坐在地下，队伍前面，用饭碗点了一排油灯。政训室主任陈一民作了一次悲愤激昂、振憾人心的讲话之后，东流剧团的代表，唱了一首列宁一生最喜爱的歌曲《光荣牺牲》：“感受不自由莫大痛苦，／您光荣地牺牲。／在我们艰苦的斗争中，／您英勇地抛弃头颅……”以表达沉痛哀悼的情思。1946年，东纵战斗英雄刘黑仔在南雄界址圩战斗中，英勇突围负了重伤，由于环境恶劣，缺乏医药，终于光荣牺牲。在刘黑仔的追悼会上，崔克、王冲代表鲁迅艺宣队，含着悲痛的眼泪，唱了马可的《纪念碑》：“政府里立下了纪念碑，／纪念碑是英雄的碑，／是抗日阵亡将士记功碑，／……为了人民得解放，／为了老百姓不受罪，／悲壮的曲子，／阵阵的吹……”

重温东江纵队、两广纵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以至解放广东后建国初期的创作歌曲，我们仿佛又回到当年的战地，回到当年血火纷飞的岁月。我们革命的歌声，始终伴随着部队前进。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在大亚湾登陆，国民党守军一触即溃，日军旋即侵占广州。15日，以王作尧为队长的东莞

抗日模范壮丁队，就在东江河畔峡口的榴花塔下，抗击企图渡江的日军，并渡江打击敌人，打响了抗日的枪声。10月下旬，在惠阳坪山，也组成了以曾生为队长的人民抗日武装队伍。

与此同时，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的东江流动歌剧团便开始活跃于东江游击区，抗日救亡歌曲和马思聪作曲的《东江流动歌剧团团歌》就唱遍了东江：

东海的浪号啕，
东海的风狂啸。
祖国如今遭了灾难，
家乡如今已经沦丧。
同胞手挽着手啊，
把我们的破碎河山再造！

1938年冬，被誉为东江“山歌黄”的黄琴从延安回到广东，为了发动群众抗日，他在日军烧杀抢掠后的惠阳新圩，用客家方言改编了贺绿汀的《保家乡》：

肚 Bat(皮)饿，真系好凄凉，颈又渴，肚又饿，
又有饭来扛，老向人家借米煮，人家唔思量。你话凄凉
唔凄凉！？你话呢？

涯地人，做乜咁凄凉，因为佢，日本鬼，打来涯村
庄，杀的杀抢的抢，谷种都抢光，爱(要)打佢“绝灭”
转东洋！正好哩！

这首创作于劫后乡村的歌曲，情真意切，感人泪下，说出人民心声，引起强烈共鸣，很快便在敌后农村和部队流传。

1939年6月，香港惠阳青年会的惠青剧团，从香港步行回宝安，开展抗日文艺宣传活动，团指导员黄国伟（黄华）头一次用客家话演唱《游击队之歌》：“涯地只只系好身手，每一只子弹消灭一只敌人……”由于歌词通俗易懂、生动贴切，深为群众喜爱，一些白发苍苍的老游击战士，至今还念念不忘。

1939年，在越南华侨抗日救亡热潮中，有一支“安南华侨青年国防话剧流动宣传队”，他们远渡重洋，回国参加抗战，在浪涛滚滚的海轮上，他们豪情满怀地高唱起自己的队歌：

前进！向前进！
我们是华侨宣传队。
我们离开了家庭和爸妈，
抛弃了舒适优裕的生活，
牺牲一切，
为中华民族解放而奋斗。
……
抗敌建国未成功，
我们的工作誓不松。
冲冲冲，向前冲！

船到了香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介绍他们回东江，成了曾生新编大队的政工队。1939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掀起了抗日战争时期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3月初，国民党当局纠集顽军三千余人，向我坪山进犯，妄图一举歼灭我部队。当时我游击区军民正在坪山召开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新编大队政工

队的演出还没演完，就奉命停演撤退突围，随部队东移海陆丰。在日夜兼程的急行军中，在斧头山战斗、高潭战斗中，政工队的同志虽然人人脚板底都起了血泡，又饿又渴，精疲力竭，但他们总是跑到队伍前头的路边，扯起沙哑的嗓子高唱抗战歌曲，激励士气，鼓舞部队。东移中，部队减员惨重，政工队也牺牲了三分之一。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部队重返惠、东、宝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1940年10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挺进东莞大岭山客家洞老区。第三大队流动宣传队的歌声，又在大岭山根据地唱起来了。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日军为了进攻香港，侵占广九铁路沿线据点，国民党军闻风而逃。深入敌后，歼灭敌人，保卫东江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成为部队的中心任务。《保卫大东江》及时地反映了广大军民的战斗激情：

铁蹄踏进了广九线，
怒火燃遍了东江，
不愿做奴隶的同胞们，
快团结起来保卫大东江！

.....

我们是东江的好儿女，
继承了革命的传统。
我们有坚强和英勇的队伍，
永远站在战斗最前方。

《东江战歌》也以坚毅豪迈的气概唱出了部队和群众的心声：

.....
我们来自黑暗的工厂，
来自饥饿的村庄。
千百颗赤诚爱国的心，
千百条粗壮的臂膀。

.....
努力吧，东江的儿女们，
我们要巩固这庄严美丽的故乡，
还要深入敌人的后方，
渡过珠江去，
做一个收复广州的先锋！

在我军粉碎敌伪顽连续进犯，缩小敌占区，扩大根据地，在斗争中发展壮大的时候，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同志的指示，1943年1月，广东军政委员会，在香港新界乌蛟腾村的山洞里召开了干部会，作出了“对顽军进攻坚持针锋相对的斗争”等决定。总队政治部主任杨康华根据会议精神，创作了《献给同志们》：

.....
我们已经控制着广九路的咽喉，
我们已经掌握着珠江的出海口，
我们还要纵横于整个广东敌后。
虽然更艰苦的斗争要我们去迎接，
但是啊，伟大的胜利已在向我们招手！

1943年下半年，日军发动了打通广九铁路战役，纠集敌

伪九千余人，向我东莞大岭山根据地发动“万人扫荡”。《胜利反扫荡》歌颂了这次粉碎敌伪“万人扫荡”的胜利：

.....

敌人一万个，
向我们扫荡，
他们奔向山岗，
奔向村庄，
山岗和村庄咆哮起来了，
反扫荡，反扫荡！
我们是铁和钢。
我们站在莲花山上，
痛挫敌人的锋芒，
大岭山顶，我们冲破敌人围墙。
秋风呼啸着从西北方吹来了，
越过村庄，爬上山岗，
带来胜利的歌声飘荡，
歌唱法西斯的灭亡！

1943年我部队在东江地区粉碎了敌伪顽的进犯，并取得一连串主动出击敌人的重大胜利，部队和解放区全面发展，威望日益提高，影响不断扩大。遵照党中央指示，1943年12月2日正式公开宣布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成立。《东江纵队之歌》就在这庄严的时刻诞生：

我们是广东人民的游击队，
我们是八路军、新四军的兄弟，
.....

我们有伟大中国共产党的光荣领导，
用我们英勇顽强的战斗，
一定把日寇和顽固军队彻底消灭。

.....

东江纵队成立后，全军和根据地迅速开展了杀敌立功竞赛和拥政爱民、拥军扩军运动。部队斗志昂扬、英勇顽强地开展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杀敌立功竞赛，在广九铁路沿线，抗击敌人百分之七十。延安《解放日报》以《东江纵队威震港粤》为题，赞扬“东江纵队像一把钢刀插在华南敌后”、“已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东江礼赞》以抒情的笔触颂扬了东江纵队像英雄树般高耸挺立，赞美东江人民子弟兵的战绩和战斗风貌像木棉花似的灿烂辉煌：

三月的红棉一年一度开，
东江纵队一天一天大，
红棉开满东江，
血样红，人人爱，
可还比不上我们的战斗，
鲜花永远开！

.....

抗战八年來，
红棉八次开，
我们的同志越打越强，
我们的力量越打越壮，

.....

日本鬼子你别开怀，你命难捱！
我们一定要把你赶出东江，赶下海！

让三月的红棉，
在东江的原野永远开！

1944年秋，我抗日先遣队挺进粤北。1945年1月为加强领导粤北敌后的抗日斗争，纵队领导机关迁往罗浮山，部队投入了开辟罗浮山区抗日根据地的一系列战斗。此时，敌伪为解决其粮食困难，拼命对我根据地进行掠夺，我一、二、六、七支队在东江各地展开反抢粮的斗争。在江北军民中响彻了《反抢粮》（客家方言歌）的战歌声：

齐家来哟，
反抢粮呀反抢粮！
长年辛苦正耕得到，
样边做得被人家来抢？
.....

有枪出枪，有力出力，
唔分男女同老嫩，
后生仔落力在前头呀，
同埋部队打游击。
.....

齐家来哟，
反抢粮呀，反抢粮！
打走抢粮介贼佬军，
大家一起享安康！

在江南路西地区，《同心合力打豺狼》同样紧密地配合了反抢粮的斗争：

田里的谷粒黄又黄，
老百姓田里割禾忙，
日本鬼子打通广九路，
又到我们家乡来扫荡。

.....

青年壮丁拿起枪去打游击，
姑娘妇女在家中多种粮，
军民合作齐努力，
同心合力打豺狼。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根据《论联合政府》和《论解放区战场》的精神，戴江运用粤北民歌《春牛调》以广州方言创作了《敌后战场打胜仗》：

正面战场打败仗，
重庆政府无办法。

敌后战场打胜仗，
军民大众好快活！

要想不做亡国奴，
只有改组旧政府、统帅部，
建立联合新政府！

在这中国面临两个前途和两种命运激烈搏斗的时刻，这首通俗简易的歌曲，扼要地点出当时的形势与任务，配合“七大”文件精神的学习，唱遍了东江南北。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根据延安总部朱德

总司令向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发布的受降命令，我军全线出击，逼迫敌伪向我投降，歼灭拒不投降的敌人。广大军民高唱着广州方言歌《人民军队来啦》，投入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战：

来啦，我地白郎林（是德国轻机枪的名称）来啦！
来啦，我地重机来左啦！
来啦来啦，山炮都来左啦！
来啦来啦，人民喺军队来啦！
敌人你快放下武器，
如果你唔肯，我地就消灭你！
你地要缴枪！
我地要胜利！
全中国抗日军民，
永远自由！永远胜利！

抗战胜利后，我们面临着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国内斗争，国民党在广东全省一共出动了八个军二十二个师，展开了大规模的内战。

1945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经过复杂尖锐的谈判斗争，终于迫使国民党签定了《双十协定》，承认和平团结的方针。为了揭露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争取国内外各界的同情与支持，我党作了有原则的让步，同意撤出广东等八个解放区。经过复杂尖锐的谈判和残酷激烈的内战，东江纵队终于集中于大鹏半岛，6月29日，分乘美国三艘登陆舰，于7月5日安全抵达山东烟台。

北撤前夕，陈一民和史野创作了《红色的光芒》：

看，我们身上发出了红色的光芒，